

明清十大名人尺牘

姚惜抱

錢牧齋

歸震川

顧亭林

侯朝宗

王陽明

吳穀人

王弢園

尤西堂

方望溪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明清十大名人尺牘

姚惜抱

錢牧齋

歸震川

顧亭林

侯朝宗

王陽明

吳穀人

王弼園

尤西堂

方望溪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彭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六角
濟公案傳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二角
施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四角
三門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再生編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薛剛反唐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大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小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列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三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
水滸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蕩寇志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紅樓夢	洋裝六冊	定價二元八角
紅樓圓夢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英烈傳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乾隆遊江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一角
說唐金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雙美奇緣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平山冷燕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四遊記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五虎平西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吳穀人尺牘目錄

寄江橙里

寄金棕亭二首

寄徐鐵崖

寄沈梅村

答沈吉堂

寄張心圃

寄沈梅村

謝周瑞木招飲

寄那東甫

與保九真

與家蘇泉

寄沈梅村

寄翁鳳西

寄鄭仙吏

寄李寧甫

寄楊錦堂

寄馬葦舟

寄項秋子

答姚春濤

謝諸攜堂

寄李甯甫

與陳伯恭

與若愚弟

簡張心甫

寄馬緯雲

柬奚鐵生

寄尤水村

又寄沈梅村

寄萬華亭

與徐惕庵

寄王若農

寄張古愚

寄諸攜堂二首

東張船山

寄黃小松

寄李甯圃

寄曾寶谷

寄張船山

寄那東甫

寄沈梅村

寄趙味辛

寄王蓮府

寄何硯農蘭士昆季

寄王惕甫

寄陳柱堂

寄那東甫

寄李松雲

寄沈小棠

寄顧涑圃

寄孫寄圃

寄王儕嶠

寄桂未谷

寄倪米樓

寄張忍齋

寄江耕野

東伊墨卿

寄家山尊

寄那東甫

寄查小山

寄王惕甫

寄秦小峴

寄家菴圃

寄孫寄圃

寄尤水村

答項秋子

寄翁鳳西

寄盧瀛海

寄沈鑑湘

寄翁鳳西

寄嚴少峯

寄陳古華

寄李味莊

又簡李味莊

寄王偉人師

寄陳伯恭

寄朱春泉

寄黃左田

寄張古愚

寄蔣伯玉

寄查小山

寄沈小棠

寄陳桂生

寄朱縵園

寄汪澗雲

寄張古愚

寄史虛谷

寄家菴圖

寄戴可亭

寄項秋子

寄那東甫

簡張古愚

寄汪東序

寄李味莊

謝嚴少峯

寄諸攜堂

寄李味莊

寄趙味辛

寄李味莊

寄張船山

寄何蘭士

寄沈梅村

寄張船山

寄程也園

寄史虛谷

答尤水村

寄鄒論園

寄章桐門

簡嚴少峯

寄徐安蔬師

寄尤水村

寄李仙澤

寄查小山

答沈司馬

寄章桐門

寄查小山

寄王春崖

寄廣省堂

寄張古愚

寄王春崖

寄曾賓谷

寄伊墨卿

寄孫淵如

寄張芭堂

寄程也園

寄屠琴塢

寄徐山民

寄許畫山

寄江吟香

寄湯雲亭

寄慶蕉園

簡家山尊

寄梁山舟

寄朱意田

寄保九春

寄方茶山

寄改七薌

寄蔣礪堂

寄萬浣筠

寄項秋子

寄張船山

寄龔蘭齋

寄五弟

寄尤水村

寄梁山舟

再寄那東甫

寄陳笠帆

寄屠琴塢

寄王鐵甫

寄胡果泉

寄李松雲

寄王師竹

寄查小山

寄阮雲臺

寄李松雲

寄洪石農

寄沈梅村

寄秦小峴

寄李松雲

復趙味辛

寄諸搗堂

寄韓筠舫

寄七弟

寄那東甫

壽沈梅村

寄孫淵如

寄百菊溪

寄伊墨卿

寄嚴少峯

再寄李松雲

寄魏春松

寄徐山民

寄家杜村

寄家松圃

寄楊邁公

寄黎淇溪

寄嚴少峯

寄張仲雅

寄黃左田

寄繼蓮龜

寄曾賓谷

寄趙秉臣

寄盧南石

寄蔣礪堂

寄諸撝堂

寄翁覃溪

寄曹中堂

寄顧南雅

寄廖復堂

寄查小山

寄曾賓谷

寄繼述之

寄章桐門

寄那東甫

寄蔣中丞

寄沈梅村

簡蔡松門

寄范支嚴

寄顏衡齋

寄阮芸臺

寄鄒論園

寄葉琴柯

寄張古愚

寄汪春田

寄董左田

寄那東甫

寄張水渥

寄曹定軒

答徐斗垣

簡江石生

答顧星橋

與何硯農

寄唐陶山

寄錢斐山

與品蓮上人

寄曾賓谷

答沈世兄

寄程也園

吳穀人尺牘

與江橙里

僕最喜玉屏詞，謂其取味綿緲，多得之羈旅行役間。今其人已歸道山，詞稿聞在先生處，以此追步屯田，洵不可沒之作。曾約二三同人，合爲付梓，鱗便望卽覓寄。他日傳唱及之，庶幾「殘月曉風」，如見其人也。

與馬葦舟

三次趨候，總未得晤。弟今日下園，大約在月初方得出城。然訥旃故後，承曹劍亭前輩，允其知會同鄉，酌爲資助。但日來廚無粒米，囊澀一錢，「八口之家」，「嗷嗷待哺」，「穿孔之衣」，「折足之床」，所值幾何，而能供日食之給乎。現在所負屋租，不下數十千，而產主日催出屋，以一盲婦人，提攜四五碎男雛女，「偃偃何之」，「其不至斃於道旁者有幾」。長安米貴，避債無臺，弟之近狀，勢不能「從井救人」。然觀此淒涼之狀，實有不堪。輒念訥旃詩酒縱情，不過不事生計，隨有隨擲，乃文人之厄，一至於此。跡其交游，何止數百輩，至蓋棺一日，臨哭者誰，吁其傷矣。此惟吾兄達諸劍亭，須得函致同鄉，早爲料理。不特死者固爲啣結，卽生者亦如疚極之衆，一入化城，便生安隱想也。

與金棕亭

別後，於七月中旬抵京，西風健人，布帆無恙。想先生領袖羣雅，爲虹橋「風月主人」，迨將廿載，亦不可不謂樂。

閩邸報，知新轉國子先生不日進都。「軟紅香土」中，且來嘗此風味何如。

又

城東地僻，無「冠蓋往來」；有先生作隣，可謂「德不孤」矣。昨宵之會，王竹所尤詞人之不易得者；談諧既勝，飲興尤豪。歸途寒月欲斜，遠望天街，微見上元燈火而已。此種光景，猶可戀戀。詞既脫稿錄正，希并與竹所觀之。

與項秋子

得手書，知「天上石麟」已如彩雲一片，飛墜君家矣。想接武而起者，尙未有艾；「肯堂肯構」，不患無人，特患「弄墨」書笑破阿翁口耳。尊作謹依韻奉和，他日返里，願乃郎「頭角崢嶸」，尙須償我「湯餅」債也。堂上二老人，想益康健。「含飴弄孫」，樂何如之。郵便奉賀，望恕草草。

答徐鐵崖

使車所到，舊時桃李，重入春風矣。然「柯亭竹笛」，「爨下桐材」，朝廷所藉吾輩成就人才者，原不在一科一歲，僅取充額百數人而已。其中鵬鵬變化，皆將於此乎始之。惟能振發真才，斯爲貴耳。足下兩番持節，光顯二親，固所深羨。尤羨者，安徽去家門，僅「一衣帶水」，片帆迎養，不過十日。黃山白嶽，皆足爲老人娛，每衡文餘暇，錦衣稱觴，如在鄉里。此固天生福分，其所宜報答國家者，更何如耶。西風漸寒，弟一切綿衣，皆在寶庫，尙希餘潤，一甦困鱗。雖事類「發棠」，終望無虛來請云。

答姚春漪

讀手教「含英咀華」爛然五色，此郭翰所詫爲「無縫天衣」也。委作東臯草堂記，高情盛德，深愧言之不文；然忝附琴臺，敢不黽勉從事。書屋蓮峯，聞文戰小稱得意，將來選拔一途，未識得邀位置否。足下湖山跌宕，「著作等身」可喜可羨。若僕者，僅有一縷饑腸，日迴轉於「雪虐風饕」內也。

與沈梅村

去歲自熱河歸，一路風殭雪臥，奇冷異常。幸公事早完，得以抽身書局，不致羈留度歲耳。此時春光送暖，想種花妙手重換東風，自然壓倒河陽矣。昨日接家書，因家君之命，欲與品兒完姻，又急得蟹兒爬窠。然以後婚嫁事接踵而來，此纔是開章第一義耳。向平之累，如何如何。

謝諸撫堂

使來，政到惠銀三十兩，謹謝。「生無食肉相」，不能從貴人游，惟灑泉郡時繫寤寐耳。今得此，又足了數月麴蘖事矣，快何如之。

答沈古堂

九日得手書，一紙清風，宛然「佩萸殭菊」也。遙想雙江渡口，五馬嘶歸，官舍甘棠，早添色澤，曷勝豔企。第青氈一片，遠志久消，乞養還南，而田無一畝，上不足以供菽水，而下之婚嫁之事，「紛至沓來」，不得已又留住先生一隻腿矣。聞寶眷卽日起程，想歡聚衙齋，自然得意，亦念鰥鰥魚目有京華一故人否。

寄李甯甫

榮旌遽發，未獲趨送。承以車驛留惠，弟「長安道上」，久作託鉢僧，老於行脚。乃忽得此「濟勝具」，竟今雙足登仙矣。謝謝。昆陵風土勝於江南，吾兄以「理煩治劇」之才，「一麾出守」，即可爲報効地。若吾輩青氈一片朝夕支吾，亦復何時了局。擬今冬爲乞歸計，但於左近間，作村夫子以課蒙童，養親終老，卽所願也。

與張心圃

雪天酒地，意興飛騰，夢寐間無刻忘隻雞近局也。自來眞州，人事罕接，四圍皆麥畦菜圃，惟新綠大有可觀；當行觴獨酌時，惜不得諸君子來，照得鬚眉都換耳。舍弟聞有事旋里，想荷香柳影間，又有一場轟醉矣。八九月間，弟必返櫂，再圖良會。

寄陳伯恭

芝田鶴化於揚州，同年中「又弱一個」，想當同此淒惋。

寄沈梅村

歸里以後，况味若何，西溪之約，可能踐否。弟「遂初」易賦，貧病難療，殘年尙借此爲「避債臺」，亦復何樂。

與若愚弟

六月中從眞州歸，得吾弟所寄書，知起居安適爲慰。備稔吾弟以事牽累，遠道從軍，令人不堪回首；況高堂垂白，淚眼難乾，宜吾弟人子之心，尤不能不悞悞終日也。然秋闈有過，專望捷書，庶可慰老人暮景耳。愚在眞州年半

以來雖脩脯稍豐，而窘態愈出，皆緣婚嫁之累。是以前逋未了，後債又來，正不知何日得跳出此煩惱世界。東甫承明出入奏賦詠詩，自然得意，晤時須爲道此苦衷。倘目前家事稍可清釐，卽當籌劃「買山錢」，以爲寔夢之計。從此不復以「豬肝累人」矣。

謝周瑞木招飲

終日醉鄉，甚於水厄，厥占在困之二爻矣。如必欲決一雌雄，請以「詰朝相見」。

簡張心甫

枕上聞鳥聲關關，披衣起盥，日色已上紙窗，望寶石諸山，軒豁呈露，笑黛宛然，足下能同一游乎，已買鯖蛤以待。

寄那東甫

聞足下簪毫禁地，扈蹕熱河，雍容揄揚，足以「潤飾鴻業」，而僕則窮岩銍伏，遠隔觚稜，回憶前塵，不禁「玉堂天上」之感。

寄馬緯雲

得來牘，知省垣酬應，賢者多勞。然「得月樓臺」固非尋常可比。惟望獲一栽花地，坐主陽春，卽見東風手段也。

與保九眞

春間一函，藉尊紀綱帶歸，涼經鑒入。古來「儒林循吏」，原非兩途。足下讀書讀律，以文章飾吏治，一切民間疾苦，果能洞其陰陽，支節而轉移之，以求合於儒者之治，豈不甚善。僕歸田三載，官意都忘。菱製荷衣，已將終老。茲逢國家鉅典，巖處歡騰。二老人敦迫治裝，最以及時努力，或得便經貴治，一聽弦歌之聲，固所願也。

東溪鐵生

舟抵荻港，蘆風蕭蕭，四無行人。漁子擎小舟而出，遙赴夕陽中。「款乃一聲山水綠」，此時此景，得足下以倪黃小筆寫之，便可千古。奉到青藤一枝，伏聽驅使。

與家蘇泉

解維後，一路殘暑甚熾，抱疴旬餘，至今纔得痊可。而「淒風苦雨」已作秋寒。天道炎涼，倏焉變易。可知人事亦如是而已。吾兄所辦鹽務，此中變幻，真有「翻雲覆雨」光景。正恐閱歷愈深，則愈難措手。臣莊子一部奉繳，韜史提要，弟因行笈中未便攜帶，諸史欲以此爲餽貧之糧。齋生尚有徐霞客游記一部，亦將藉代臥游，竟思乾沒，晤時可爲致之。

與尤水村

吟香聯姻之事，已稟知二老人，極爲欣悅。特令小价來滇，以踐前約。但寒士舉止，「胎笑大方」，愚冰人亦爲齒冷耳。

寄沈梅村

昨過淮陰，見纍纍皆乞食人，亦誰知「哀王孫而進食」者。因念韓侯飄泊時，亦同此落落耳。「崔嵬復崔嵬」徒見隱隱雲際，「千古有釣臺」當日何曾有釣臺哉。

又

東北之荒極矣，麥價至數千錢一斗，草根木皮，俱皆食盡。小兒女乞賣與人，莫有一顧者。餓死者日凡數百人，村僻間至人相食，地方官束手無策，如何如何。

寄翁鳳西

去臘來都，極承寵貺。嗣聞抱安仁之戚，未得面申慰問，歉何如之。想「斷竹續竹」以來，「夢桂徵蘭」又將車尾入抱矣。萬里雲山，所難者一通襟曲，惟願屏風名字，早荷恩光，得以近擢一邦，庶不致魚雁告勞，有稽問答耳。整巖來滇，曾囑其晤時一述近狀。長安落拓，乞米爲難，良友聞之，當同菀結也。遠道加餐，餘無他囑。

寄萬華亭

廿年知己，八載相思。每憶行李告期，招提話別，猶令人眷眷於懷也。聞抵任後，官衙清肅，案牘亦稀，荔實榕陰，可想見晝日垂簾光景，佳哉吏乎，定勝於「故紙堆中作生活」矣。弟假歸三載，復作「出山之雲」，及再到長安，居猶不易，西風落葉，詩酒渺歡，惟日效揚子雲呼貧而語而已。雅堂近狀，亦復落寞異常。劍潭之窮，猶與弟「並驅中原」也。茲因遠山試差來南，藉以苦語奉獻。

寄鄭仙吏

至好弟兄，別逾十載，「停雲落月」，引領爲勞。弟於昨歲還京，聞吾兄報，最有期，計可乘此作一月敘。不意歲籥忽更，至今不得一覩顏色。豈關河修阻，行李孔艱耶？合併究在何時，望切望切。弟南歸數載，復被饑驅，不得已仍返長安，塵土飄蕭，又將五月。每遇令弟二兄，道及尊府食貧之况，頗似我家，度吾兩人懷抱間，亦同此渺渺耳。藉詞申意，不盡所云。

與徐惕菴

久不接丰來，聞「元龍豪氣」，更倍於前。政績循聲，一時並著。方知讀書人作用，原是不同，正不徒「擁高蓋如秋荷」而已。弟自庚戌假歸，計不復作「出山雲」，無如饑來逼人，「強顏而笑」。遂於去冬重入春明，且便擬爲泰山之游，願得於嶽色中與賢主人痛飲三日。而天寒歲晚，催趲行程，竟至良友與名山，兩俱辜負，未免悵悵耳。

寄李甯圃

西風判樓，鵬鵬將周，翹企南雲，實勞饑渴。猶憶中秋兩度，多在吳淞，非關「山水有緣」，正因仰止清光，亦如明月，故不覺舉袂就之耳。歸後，卽擬攜還京，於廣陵舟次，曾有一函并滄州垂釣圖，令舍弟轉寄定蒙鑒入。五月間，墨莊檢討至，讀止堂先生所和四客詞，想見賢主之風流，并寓公之藻采，直挈吾輩俱作天上人矣。并稔閣下卽日報，最入京急圖良晤，已約鹿園伯恭諸君，作「平原十日」，「飲嗣聞調守吳郡，須於冬間乃來，三秋之思，不無耿耿。然姑蘇勝地，得賢太守主持其間，想風雅更爲可羨耳。」

寄王若農